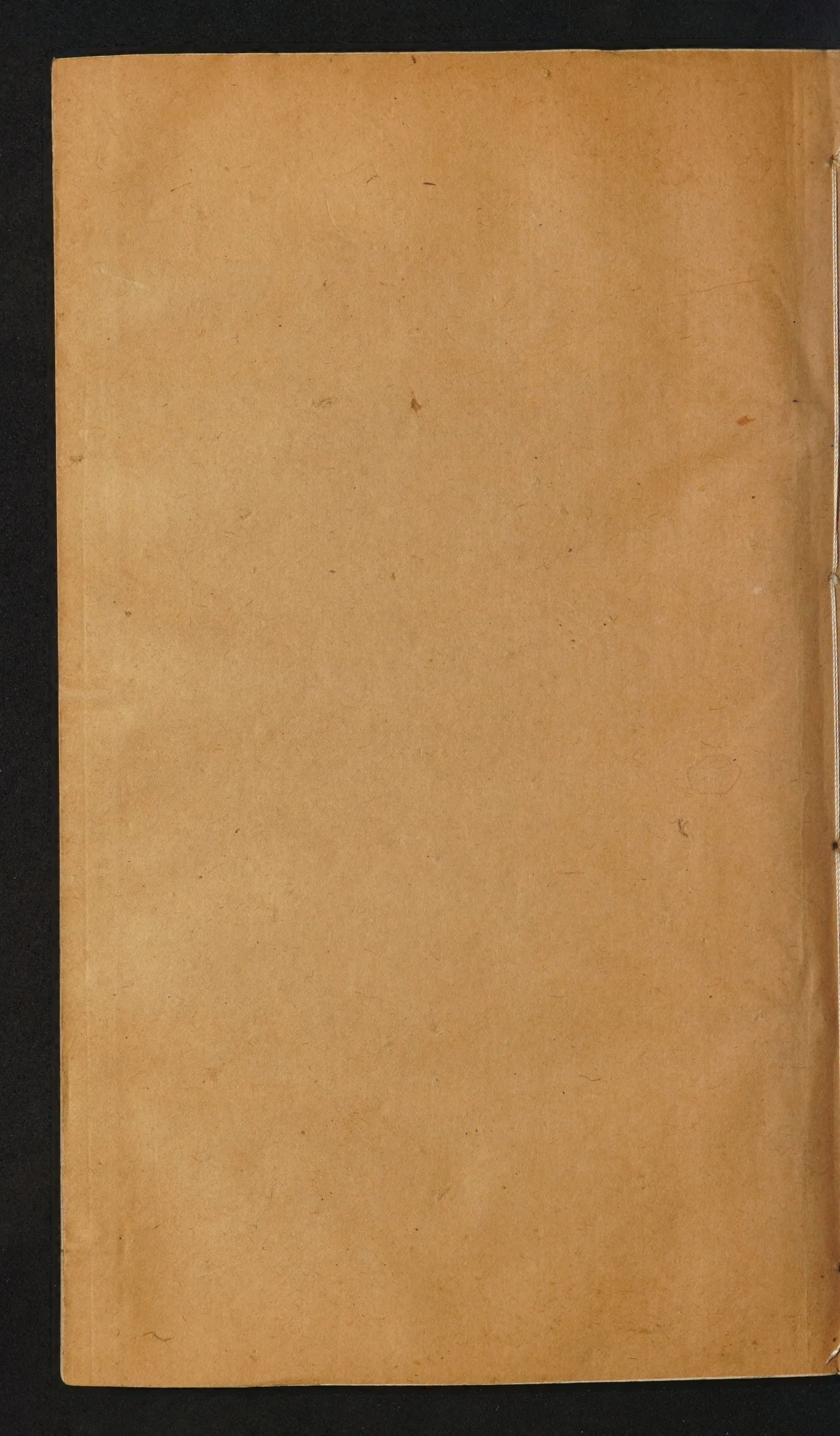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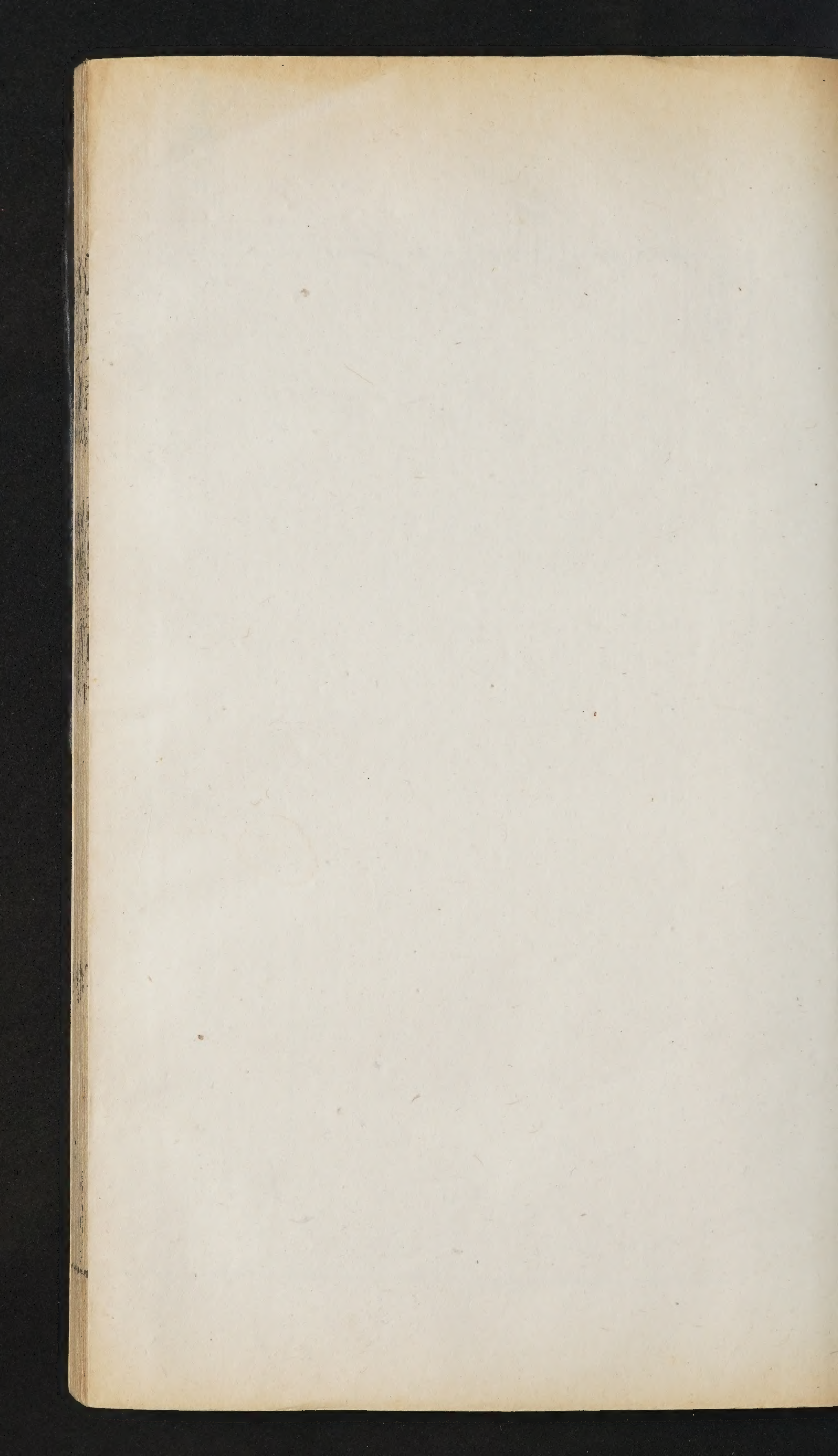








史記抄卷之五十五

李斯傳

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皆十之一二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由斯爲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

高云羨倉鼠之食粟便爲鼠輩行徑卽此一念已種滅族之根矣

李斯一嘆

舊注胥人者言
胥吏小人也

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斯志在富貴以故卒不可保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

高不奇却亦甚有詞鋒

乘勝役。諸侯盖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

（斯之本謀故挈而提之于此）

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斯文之上千年來所絶少者）

臣聞吏議逐客竊

凌約言曰不引前代他國而只以秦之先為言切實動聽

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覇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此（四臣皆秦之先更不遠引切實動聽）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結完章篇乃入時事必以為說已盡矣偏又發許多議論縱橫滾滾不窮其才如此

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一轉 好）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又二轉 轉韻不窮矣）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列後）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

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舞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
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發明前）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
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
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重出皇本紀削
青臣頌語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盗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寳者多士不產於（又挈前議作結尾）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虚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於此）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真西山摘秦焚書一段本末止此節稍詳）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

董份曰謬絀二字乃太史公指摘李斯罪而發

削始上書前兩

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

示異

高云燒詩書事已備見於始皇紀而於斯傳復詳載之者以其得罪於先王先聖此大字異日夷族之禍不足以償其罪也

李斯之嘆

董份曰既知爲害何又戀戀無程之嗟

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總前）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

此處入諸親貴盛爲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照後事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酒就禧者也五今
人陷無轍多矣誤
之感嘆

高仪日真天下得
感切四為人主着
年继嗣不定之戒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始皇三十七年（篇終張本）
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
（暗伏斯與高沙丘之變共為矯制案）
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
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
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
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
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矯制本末）
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
臣皆莫知也（始皇病且篤當召大臣顧命而私令趙高為書授太子此其所以釀亂也天之亡秦此）
到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

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
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
從李斯所建議罷分封中來
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
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
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
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
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
○高其人面而鹿食邪
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

天下稱其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

高云廢立之議使斯不聽高高當爲齏粉故高輒敢發其邪心肆口言之而不忌者蓋必有以窺斯之隱矣

高云只以富貴恐之蓋深中其窾要害矣

之曰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高舉蒙恬者擊斯所忌也）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斯之禍身與禍秦根在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

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
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
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
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
○斯豈有逆心哉
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
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
高爲此言便欲刼斯必聽
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
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

李斯三嘆

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而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到此一點持祿固寵之心爲高所亂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歎鼠之情於此畢露

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

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
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
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
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
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
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
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
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
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舍欲自殺
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

一路寫來箴不知誰賓誰主大書胡亥斯高大喜以着三人〻〻隱謀成三人〻〻罪狀乞

与本紀大同小异
○嵗间語全异

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少蒙恬死一節）郡上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

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大抵古來權臣新執國做此一着剪忌樹恩以為威名）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更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

本紀有將閭毋
則有公子高

本紀有將閭之數
陳語

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音宅）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骨肉自殘至若此）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

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膚毳皮也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高云只重爵祿三字便斷其好之爲人史筆之嚴如此

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與本紀不合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行督責○○罪宜族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

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縱放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

楊愼曰罰之加焉必也之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董份曰妙在特解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強悍奴隸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

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斯持祿畏禍阿二世之言至此誅死而族敗之固也）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

高云斯逢君之惡聽其邪說乃至與趙高斂手而殺之君子不以爲憐而以爲快矣

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說于秦何也）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

余有一言而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亡秦不獨趙高也

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以上敍事太史変調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太史公十分詳趙高奸惡捻來摹寫李斯本末）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

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

此一段急極初投於心此投亥忌宦趙高權術十分駭人

觳抵即角抵之戲 角之材也抵相抵觸也

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輙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巳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

疑者勢相均敵也

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

李斯四嘆

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知識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

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自古以讒賊之言誅功臣未有不誣以謀反者也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悟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

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自古權臣以私憾誅大臣畧倣此而成獄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

李斯五嘆
高云只因倉鼠食
粟萌一健羨意
遂作此種結局

爲丞相所責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
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篇中三圈處撫然身世之感古云貧賤必慕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信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
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
事無大小輒决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
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與本紀參五
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
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

高云世与本紀不同蓋史公因所傳聞之誤而兩載其說如此於本紀所載正史也此復并存野乘耳

深居望夷宮

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與本紀不合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本紀以為二世兄子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

始曰竟并天下皆
遂以亡天下文字照應
與秦并天下也斯
未必爲功之首也
天下也斯實爲罪之
魁矣

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傍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斯之結句）

太史公曰（確論）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從荀卿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畢

王維楨曰叙世業見蒙氏世爲秦將有功不宜殺二兄弟

史記抄卷之五十六

蒙恬傳 通篇以客形主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秦法以吏爲師名臣往往從書獄出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

大破之。拜為內史。（以上叙蒙氏世將兵之功。以下暗點蒙恬蒙毅兄弟罪案。）以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此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伏案

余有丁曰使蒙毅在沙丘斯高謀不成遣禱山川此天亡秦也

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蒙氏禍始此）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敏也）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

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語似随口而對從不彫琢然奇氣自溢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没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

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
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大夫指使者御史曲宮也冀其傳奏于王亮赦之也）
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
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
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
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
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
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
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
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
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
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
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
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
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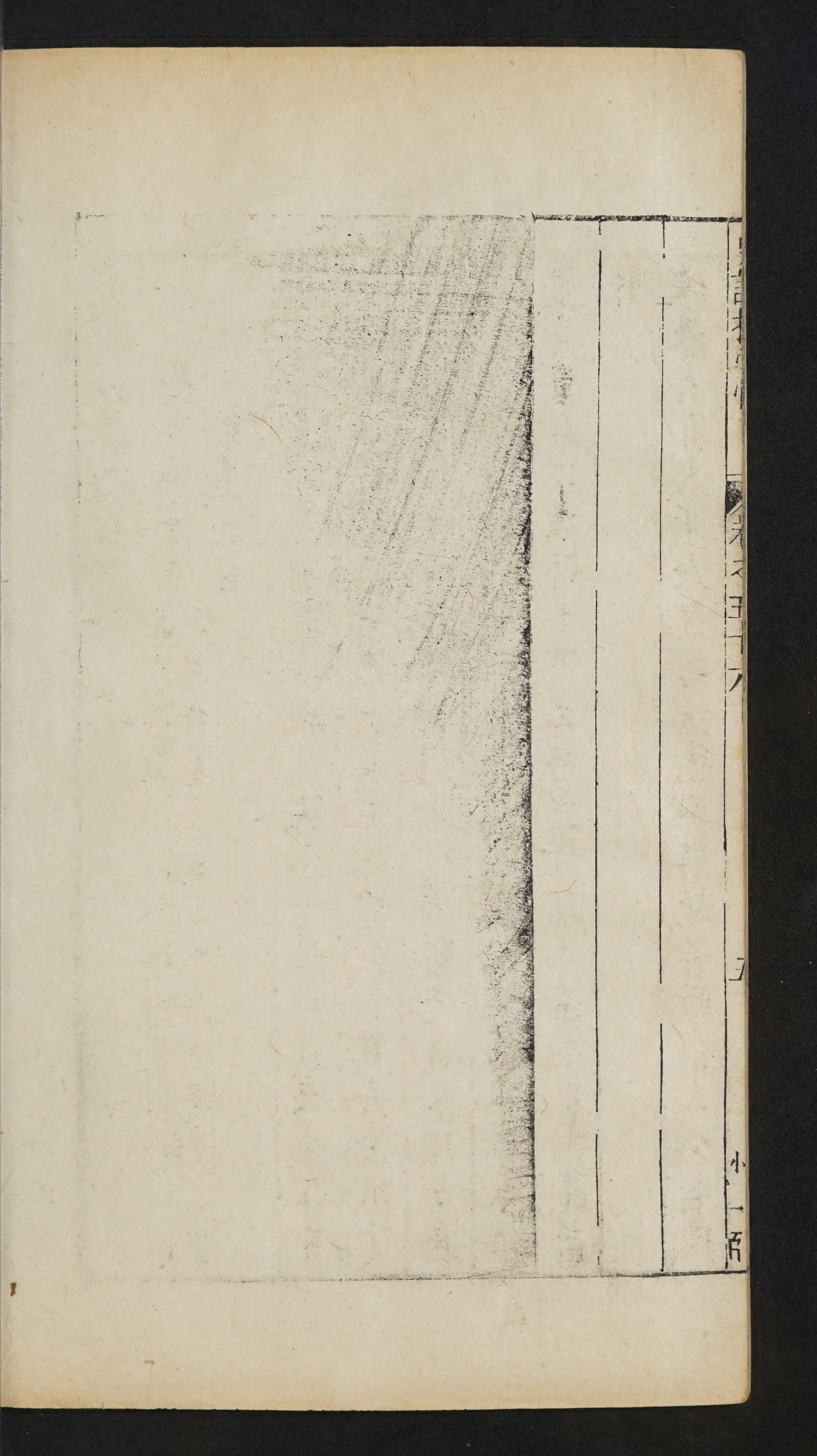
此與白起以坑降卒爲己罪同其實皆已切耳

逆亂內陵之道也蒙恬分明知道趙高所爲而不敢訟特曰参而伍之無限哽咽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結ノ隸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

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
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
責恬有大体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七

張耳陳餘傳

漢書更工。此篇於張耳陳餘之交爲精神眼目故其始爲刎頸交其後瑕釁相殺處甚工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黄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

王維楨曰秦購求之人金有多寡此後成敗之別也太史公如此下句照非漫語

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一篇柱子）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暗伏從漢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便見優劣）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此已識二人成敗）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何等情相）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

高云此時涉自立爲王未爲不可蓋以匹夫陡起不王則不足以令天下從衆世但立六國後爲此時要着涉不聽爲可惜耳此涉不立六國後而其後六國無不自立秦亡而以不能急爲撲滅其識以其黨援中也使涉早從耳餘計則義帝之名當不歸之懷王而歸之涉矣

見卽大喜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匹夫當草昧時須如此做乎）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

頭箕字是衍只是書箕厚征意服虔解太穉

恐天下解也鄙其於漢三年亦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而子房以為不可細思之陳涉始亂可也而漢三年則秦已滅矣而兩爭天下者特劉項耳故不可天下之勢如奕局然一着先後之間便異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津名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

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孝子莫敢倳音截以物揷地刃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
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
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
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
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
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
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
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通說范陽令開其所畏說武信君中其所欲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爲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趨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廝取薪者養〻人者也以詞相告曰謝〻其舍中吾其舍中人也

餘說武臣曰（兩人之計工矣非陳涉始相與起斬意）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音掩）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音斯）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

將曰君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

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
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詳]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
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
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决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得數萬人（李良之躁險若此而耳餘方佐武臣何以輕授之兵而令畧地常山太原哉）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平也）其城郭（以上摹寫兩人之交以下指悉其相殺本末）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罷前秦）曰始吾與公爲刎

必如公言四字寫餘一肚皮不快無〻說不盡意總云死固無益今且依公言耳故下直接乃使二字

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餘所以不敢爲前救鉅鹿處以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精神獨注於此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提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乃使乃敢乃得寫出煩難寫出傀偉

高曰此客見利忘義曾從史言返佩印史公贊所稱所由与秦伯並浅异其盖相指耳言也

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
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
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
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
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
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怨臣深也
豈以臣爲重也惜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 謹案先後情不容張耳先負陳餘 怨
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或問張耳之出鉅鹿也所詰責陳餘以無救可乎予應之曰兵必得算勝而動秦兵之振慴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爲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者衆並不敢前闘且張敖以予起父之難亦從代來姑逡巡觀望其間嚮非項羽之擁兵數十萬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知何如也而迺欲以遽過餘可乎哉○餘惟携張敖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怏怏不勝起而推趙王印解綬則過矣兩人者刎頸之交卒以相殺悲夫

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楚之王諸侯不平豈特張耳一人哉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人釁深於生平之交故也此是

太史公點綴精神處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從趙王歇王代都代縣也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應前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

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
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
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
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
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陳餘謬矣）
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
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
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一篇局面結此）
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

此時不宜稱高祖漢書改爲高皇帝最是。王維楨曰此作史者追稱之耳

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

只記叙一番佈置簡而詳而畧驛遞也

成歸王事貶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漢書置字下有廁字

音掇

只五字寫盡慘毒

只九字作三句寫得傾倒嘆服神情畢露情狀宛然

吾王審出乎欣喜踴躍情見聲色種種如生

公主故不宜有此○貫高之義不背君高祖之仁不戮忠皆難事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音鞭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多一泄公曰是一頓
再說也正寫當
時情事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
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
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
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
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結
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
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餘膝
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
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

嘆息有味

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太史公一篇本意

張耳陳餘傳畢

